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癸亥年五月十一日 星期日

發行 徐枕亞
編輯 許廣父
主編 孫季康
廣告 孫棟才
增刊 許廣父

今日第卅九號星期增刊糊塗虫號遂報附送不取分文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質味鮮潔洵爲衛生家必須之品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二五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將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第三集（六十一號至九十號）第四集（九十一號至一百二十號）第五集（一百廿一號至一百五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購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六號續電）

定額特別贈品

孫緯才父子醫院

新法專治花柳病專門注射六〇六藥力
最足功效最速開幕紀念定價最廉
淋濁橫痃下疳各種
最良注射新藥每針一元
功効速
立可斷根
院址
法界八仙橋寧波路中法
學堂隔壁六十四號洋馬路

兒女金鑑錄

(七十八)

會稽蔣箸超

合著

至原告一面。當私行了結云云。令得歡喜甚。曰。如是尙可爲也。卽集一千人證而詳詢之。據其案情。批判如左。

訊得尤婦本非安分之輩在唐皇開設酒鋪專以招致蜂蟻少年冶客誨淫人言嘖嘖着發押女牢六月以懲無恥期滿復交伊夫領回管束不得再營故業宗元以宦家之子姦宿人婦法律具在理無可寬姑念伊父以衰年單子呈詞籲請清恩報効同仁堂善舉款洋二萬元追贖失教之罪事雖非例情實可憐本縣亦不欲過爲已甚准如所請辦理惟嗣復須由伊父嚴行督責不准縱其出外再滋事端余士武與案無干當校開釋此判。

余士武開釋之日。正丁太夫人五七之期。然距押所之夜。已兩晨夕矣。金狗兄弟本無家室。見其主人惹巨禍。已從他處給得二百金。遠颺去。而此時之焦心煩慮者。則祁夫人是也。越人以死者於五七之五更。登望鄉臺。其子孫必孝服環坐於廡下。以待旦。謂之接五七。故祁夫人以先一日歸。至則不見其季弟。向余八詰之。余八曰。昨日午前與金竄上城。今日船已歸。謂四公子與金鼠已不得蹤跡。現派人至城中探覓矣。至晚。探者亦歸。仍不見士武。惟曰。得之矣。四公子近與宗臬臺之子交。昨日會飲於唐皇廟。不知何故。爲某姓婦人事。同入待質所矣。街談途語。莫不稱知縣官有膽。

傳書

董巽觀先生鑒星期五夜約弟在本報社一敘未見光降不知何故乞示之足下委託何事請來函關照當遵命可耳驚棲何所乞示知以便通訊

弟劉恨我拜

張遊淡先生大函拜收連日事務紛繁容稍暇當專函奉覆〔松廬〕

史濟行先生鑒函悉我早在本報傳書稿中奉覆過了至於要我寫回信實在因為事忙得很所以延遲真是抱歉拙稿旬報行將出版請代爲介紹些定戶爲禱

〔松廬〕

陳增鴻先生函資均收勿念

（松廬）

米米米米米

最近
一百騙案出版
上下兩卷 定價四角
特售七折 欲購從速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太平橋廣成里廿四號上海高等國文研究會
寄售處 各大書坊 上海望平街小說日報社

又得何氏之助。不數年間。居然小康矣。仍以昔日所假百金。子母而歸之云。

醒廬主人曰。欲於道德淪亡之近世中。求一女。張七因貧而爲竊者。比比然也。但欲求汝張妻之深明大義。張七之容納忠言。及後之一毫不苟。恐有如鳳毛麟角。直不易多見矣。可慨夫。

文苑

●別田盤 觀瀾

上山旣已遲。下山抑何速。
山路多且歧。夢魂猶未
熟。憶我初來時。過村得
山徑。好鳥鳴秋林。其聲
與泉應。我來四日餘。遑
欲與山別。反畏來時遲。
憂思腸百結。泉響空哽咽。
鳥語定淒清。何堪十餘
里。邵作別離聲。鳥息尙
聞泉。留連不忍睡。却被
睡魔纏。蒼鶩心欲醉。忽
見山靈來。未語輒然笑。
君素稱好遊。佳境却未到。
况君來山中。秋葉已去
枝。泉微鳥亦稀。遊嘗非
其時。感君好遊。仗我山

食力。暫把來春山。惜與君先覲。我聞喜欲顛。携手同登山。心開目爲明。果別有洞天。脩竹萬千竿。妍花百十株。高枝喧奇禽。懸碧掛瀑布。柳色發新綠。草痕拖嫩青。但恨目力遲。十步九爲停。當山高建樓。臨水曲通開。茅亭結翠微。點綴亦不惡。我詩悠幽然。來。山靈若微會。筆硯且良。却以算爲備。選石掃去苔。揮灑頗自喜。擲筆一狂吟。不覺醒而起。流泉聲淙淙。曉禽鳴啾啾。紅日已到窗。天不爲少留。花時縱再來。相依終未久。便思倒下山。省我頻回首。

自遊盤山。竹舫詩與大振。自作遊盤山詩。竹舫詩學大進。僕謂竹舫近作。得山靈之助不少。觀瀾讀。

米 米 米

遊記

旅青漫錄 方文郁

船船岸上。已有友人在碼頭迎接。雇車赴舍。路上令人目不暇。道旁多蒼蔚森林。間以無數花樹。良

有型繚入袂。香氣襲人之感。路既由山築城。故有高下之勢。處處均如橋形。普通之路。二三丈外。即不能見對前之人。路極清潔。無絲毫灰塵。以濱海故。終日空氣殊清。房

坐。亦有香風陣陣。送入室來。余書此稿時。即在一臨。窗之寫字檯上。時微風一陣。即滿挾此濃香而來。不禁胸襟爲之一爽。諸君當信余言之誣也。此地背山面海。海在其南

◎花史輯覽

俞天憤輯

目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繽紛(搜神後記)

▲恭帝

綱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燒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訪內外四方及京邦諸宮觀林衛之內及民間園圃皆植紫薇以爲壓勝(拾遺配)

十六國

▲後趙石勒

目勒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家園中生人參花葉茂盛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頗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晉書)

屋均石築之。三層樓洋房。弄堂及華屋均不之見。公園。園中林木蒼鬱。羊腸曲徑。極人工之力。此時紅綠諸花。及黃白之香水花。正在盛開之際。殊不必身入其境。即開窗對

。夏日難炎。然尙不及海風之拂拂。故不覺其熱。北枕羣山。叢巒高出。殊足爲屏障。故朔風雖凜。又不足畏之。冬暖夏涼。洵信然哉。今日已五月上旬。余前接友人來函云。

上海頗熱鬧。已達八十餘度。然此地則十分涼爽。余現在尙衣夾衣。然至晚間。吾恐又將衣棉袍矣。上海至多吾知其亦不過單衣耳。噫。誠樂地也。

米

雜譚

○不堪

奴顏婢膝。搖尾乞憐。不堪堪。

早乘駿馬。夕乞街頭。不堪堪。

言師孔孟。行師盜跖。不堪堪。


持籌握算。充腹肥腸。不堪堪。

綾羅裹身。草莽裹腹。不堪堪。

珠汪飾表。慾思實裏。不堪堪。

松廬道。我得替你添一個。成了半打有另。

法禪狂吹。胸撫點墨。不堪堪。



藝林

◎暮春

狠藉皆因昨夜風。春歸了
不見行蹤。孤鑒獨坐清如
水。憶得重籬十二峯。
一點芳心冷若灰。寂無夢
想惹塵埃。東君總領鶯花
去。浪蝶狂蜂自不來。
平囑交綠已成套。梅萼初
肥。酒味新。門外好禽情未
熟。不知春去尚啼春。
乳燕調雛出畫簷。遊蜂喧
翅入珠簾。日長無事入慵
困。金鴨香銷漸更添。

●微雨

重霧重煙掩翠華。霏霏拂
拂潤柔麻。遙看不覺疑芳
草。習見還疑妬好花。細
酒蕉窗渾不解。亂迷桃岸
興偏除。天街故作如酥意
。惹動來人話跡迴。

前人

筆劄

△醒廬隨筆 黃林孫

里人張七。家貧甚。父母早卒。妻何氏。頗賢。家無隔宿糧。七又不善爲生計。坐是益貧。幸何氏諳女紅。焚膏繼晷。得蠅頭微資。易粥差以糊口。有時或不繼。則長日不舉火。視爲恒事。七目擊情狀。愀然長嘆。於愁腸百結中。慕思長此以往。終爲餓殍。與其將來填溝壑。不若此刻暫效空空兒所爲。諺云。好死不如惡活。況此無本經營。我又何樂不爲哉。惟一旦不本被案。鐵案耶當。實爲大恥耳。如是。似又不應爲。轉輾思維。羞恥心。卒不敵環境經濟之逼迫力。毅然意定。入夜備繩。一竹刀一。火柴一盒。匿於懷。伴告妻曰。赴前村訪友。及出。路過邑廟。仰視月色大明。知爲時尚早。乃入廟朝神禮拜曰。弟子張七。本良家子。何如衣

食困人。勢將凍餒以斃。不得已。試赴前村作不正之勾當。惟於發愿之初。當誓之曰。孤兒寡婦家不偷。富而好義者不偷。小本經濟不偷。設速初心。佩其殞之。禱畢巡遶前村。擇素所稔者下手焉。一舉而果滿望。踉蹌歸。歸時月已西斜。抵家。何氏深訝其行狀不數。欲深詰物之由來。七但含糊以對。且半夜辛勞。瘦頓已極。一着榻。便酣然入夢。向氏以中懷有事。反覆難眠。桃燈起坐。忽聞七夢中嗷嗷。若與人交談狀。何細聆之。則宛然七在廟時語也。何大恚曰。詎彼竟已拋顏爲梁上君子耶。我其奈何。迴想家境如斯。本已生而寡歡。遂萌死念。以繩自經於梁。體重繩細。力不勝任。崩然中斷。墮地有聲。七一驚而醒。起視其妻。正倒臥於地。猶不知何故。見頸間繩。始知自縊。惶惶中急爲鬆下。并接唇體氣。良久始甦。伏伏大哭曰。子固不爲一己顏面計。豈亦不爲已死之祖若父計。竟忍心作狗彘耶。其如我之願爲窮人婦。自甘淡

泊。而不顧賊賊徒妻也。留此身作他日連帶對簿公堂。寧早潔身而死之爲愈也。語已。淚下如雨。七大感動。長跪求救。妻曰。以昂々七尺軀。豈真捨此無事可做耶。特不居爲耳。今日事。非璧還其物。俟明日另尋他業不可。七頓首曰。僕謹如命。幸天猶未曙。亟擗擋各物。復負之行。去久不返。俄而已日高三丈。音信杳然。而何氏不勝忿念。跣足門前。遙盼之。忽鄰人某甲。忿息奔至。告何氏曰。余適往前村販貨。聞人聲鼎沸。咸呼捉賊。余亦插足其間。見果已獲往一賊。而面貌。頗酷肖尊夫。及細視之。果確。尊家之貧。張七亦吾友。素知安分。何被人誣指爲賊。知此中處有曲折。特來相告。以便設法營救也。何氏聞言。五中大痛。默思七受已累矣。設不逼令壁返。或不至被獲。然事已至此。將如何援救。實只可馳赴該地。向衆明言事實。或可邀失主之赦宥也。當求某甲引路。閉門將往。而遠道一人。狂奔而來。至則七也。何驚喜交集。

曰。此事故如塞翁失馬。容入內細述。初吾於人叢中。見甲。知甲與我交厚。必來家報信。恐汝念舊。故乃得脫身。忙回家來也。盡吾攜物歸還時。偶被該家傭人所見。起喊於賊。四鄰羣集。吾遂被獲。當被獲時。主人見物未失。不欲深究。後稔知爲余。便訝然曰。張七耶。張七何亦作此下流事。時余羞不敢仰。未被追問。無奈遂以此事頗未詳細告彼。彼頗不信。余之竊而復還。余力辯。並云焉。時天將曉。而來下手者。彼聞語。始領首稱是。復察視牆穴進出路狀。慨然曰。吾信子矣。子有此賢妻。何患將來不達。吾雖富有。徒守而不化。爲子孫作牛馬。何取焉。今賀子內助有人。嘉子忠言入耳。願假爾百金。以作販資。免得日坐愁城。坐以待斃也。此百金。日後歸與否。吾亦不計。前途無量。望爾好自爲之云云。語畢。甲及張婦。皆大喜。稱頌該家不置。七以一金酬某甲。甲不受去。而七得此巨款。擇業經營。

大前門香烟
乃在中國最先
製造之五等香烟



大英
英商
有限公司
總經理

價目低廉 工程捷速

號九十八中路克派

聊齋一書海內傳誦於人手第一
 倭人羅而致之有後聊齋續
 聊齋等諸書準皆畫虎類狗以較其
 聊齋乎鬼語也然聊齋筆法雄視
 談諧說先出傲其體裁者反聊齋
 綺綠說先出傲其體裁者反聊齋
 未嘗不命無鬼而復鬼皆假探小說
 然其妙意無一重復如讀偵探小說
 佳尤足與前書相構局奇用筆之
 著也定價五角

糊塗蟲號

第二十九期

主編者 許厘父 主撰者 金智周

本增刊每星期日出版一張隨小說日報附送不取分文

本刊廣告收費

登者請先期與本社接洽

●徵求火柴商標
鄙人酷嗜火柴商標在五六年曾集得二百三十餘種
我也其徵集法如左(一)諸君如有新異火柴商標乞將匣上有商標之一面扯下投
寄(二)如所寄商標為鄙人所無者均得中選每中選一種贈小說雜誌一冊以作
酬謝接到後中選者於翌日即寄贈品不中者恕不寄還(三)火柴商標以普通之
黑頭火柴為標準紅頭之小形匣無效(四)件寄上海閘北寶山路鴻興坊一二八
號吳盧(五)投寄者須附書姓名住址
徐卓呆謹啓

程小青介紹醫家

老友徐君紫明從梁溪周汾伯游精內科醫術前家母患肝疾甚劇歷治勿效後經徐君診治數劑而愈予深歎其技之神又以徐君秉性良善問病處方富有責任心初非近頃號稱名家者流洵然無愧者可比爰敢介紹以告病者

徐君寓老北門內候家浜引年里

奪。你說他不是糊塗虫。請教是什麼東西。

糊塗處之

世界上的事。有不可以理解的。我們只可以糊塗處之了。

一天到晚。立在講壇上。手裏拿著教鞭。嘴裏還要說得唇倦舌疲。這個義務可算竭力盡著了。那末權利呢。薪水接連幾個月沒有領到。

馬路上跑跑。遊戲場中要耍。吃的是肉。穿的是綢。吃辛吃苦的人。穿也沒有穿得暖。吃也沒有吃得飽。

居在平民地位。受了欺侮。還可以聲冤雪恥。居在極高的地位。無故受了羞辱。冤也不可以聲。恥也不可以雪。

他的才學。沒有你好。能力沒有你大。他偏要做你的上司。管束你。壓制你。

做教員的為什麼薪水領不到。吃辛苦的人為什麼沒有穿吃。居在極高的地位。為什麼不可以聲冤雪恥。你的才學比他好。為什麼

不好做他的上司。唉。這些事。若是不用糊塗處之處之。怎樣可以作得人呢。

甘被惡名而奪權利。明哲
人耶。糊塗虫耶
實舍權利。而避惡名。明
哲人耶。糊塗虫耶。
智者必有辨之矣。 旭旦

◎幾個糊塗虫汪少岑

算學教員。正在教學生念九九歌訣。『六十二。三十一。四九三十六。……』的念着。忽然一個學生站起身來說道。『先生：二六應得八哩。三七應得十哩。四九應得十三哩。怎麼先生念的得數都不對呢。』教員說道。『你說的是加法。我念的是乘法。』學生很訝異的說道。『算法子不同。難道得數就不對了麼。』那麼用筆算的賬。與用珠算的賬。豈不更要兩樣了麼。』

母親對那着十歲左右的兒子說道：『好孩子……你要用心念書。』

◎ 綺芬浪墨出版

[illegible]

枕亞最新傑作
刻骨思想記

此書爲枕亞先生最新傑作
外別開生面筆法類花月痕
而哀麗過名作行文清麗
小品無非名作行文清麗
端倪話中仍含有文趣
業報早略見於其賞其價值
可以想見矣書分上下兩冊
集三十二回六萬餘言茲將
者集已出版愛讀徐君文字
一元四角

